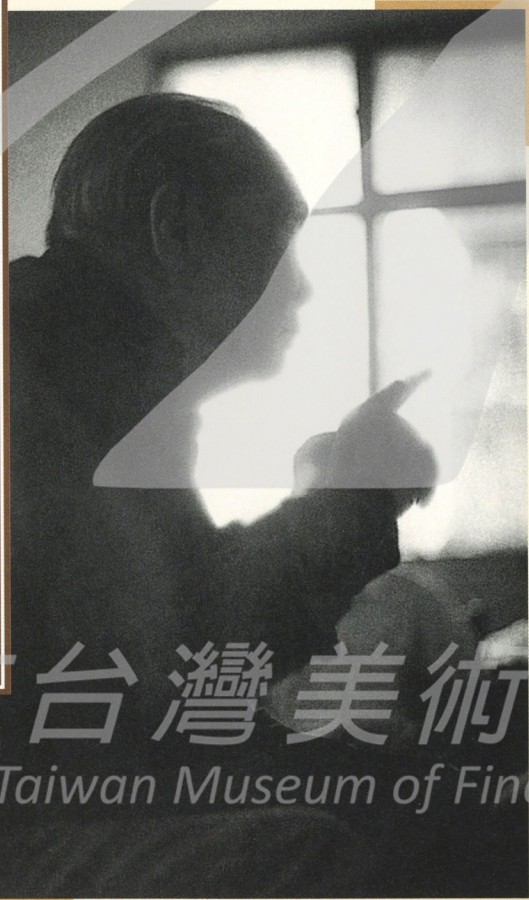


5

從  
絢爛  
到  
平淡  
的  
晚年

世間的榮耀未曾讓余承堯掛心，  
他早在一九九一年初  
離開了居住了四十餘年的台北，  
返回廈門定居。  
對於一個九十三歲的老人而言，  
他靜待天年消盡、落葉歸根。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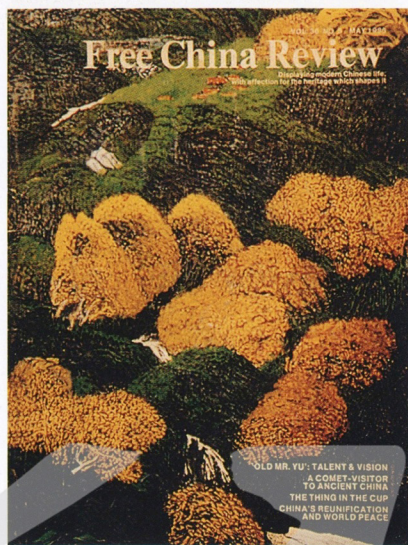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5-1 一九八六年以余承堯為封面的《當代》雜誌封面和《自由中國評論》  
評論家對余承堯繪畫的詮釋，奠定了余承堯在畫壇的定位。



九八六年可以說是余承堯一  
生中最奇特的一年，也是他  
藝術生涯的分水嶺。這一年裡，有關余  
承堯的事蹟包括：《Free China  
Review自由中國評論》刊登徐小虎為  
他寫的英文評介、藝術史學者董思白在  
《當代雜誌》創刊號上為他撰寫畫評、  
雄獅畫廊為他舉辦個人展覽、《雄獅美  
術》月刊為他製作專輯，同時他的作品  
還應邀參加「現代中國山水畫」聯展，  
在美國巡迴展出半年。從上述這些記錄  
看起來，余承堯的藝術成就，與徐小  
虎、董思白、《雄獅美術》李賢文等人  
的因緣，乃至於和整個社會的因緣，已  
經醞釀成熟了；當他的畫展在雄獅畫廊

推出的時候，那些平常在書中研究美  
術、文學、音樂或建築的學者，紛紛來  
到余承堯的畫作前面，他們終於找到一  
個幾乎可以稱得上是完美的典範，去證  
實內在的修養是如何使藝術更加偉大而  
深刻。有一位建築師的辦公室就在雄獅  
畫廊的樓下，在余承堯畫展期間，他每  
天都要上樓去看一次畫展，有一天當他  
再次沉緬在余承堯的山水畫的時候，  
他看到國樂家梁在平攙扶著一個老先生  
進場，老先生有高闊的額頭，低垂而慈  
祥的眉目，他穿著一件素色的唐衫，像  
一座大山一樣緩緩的走過來。這位老先  
生就是在陋巷中讀書畫畫、三十年不改  
其志的余承堯。



5-2 余承堯雄獅畫廊個展  
由於余承堯酷愛南管音樂，展覽開幕當天，還特地安排南管音樂的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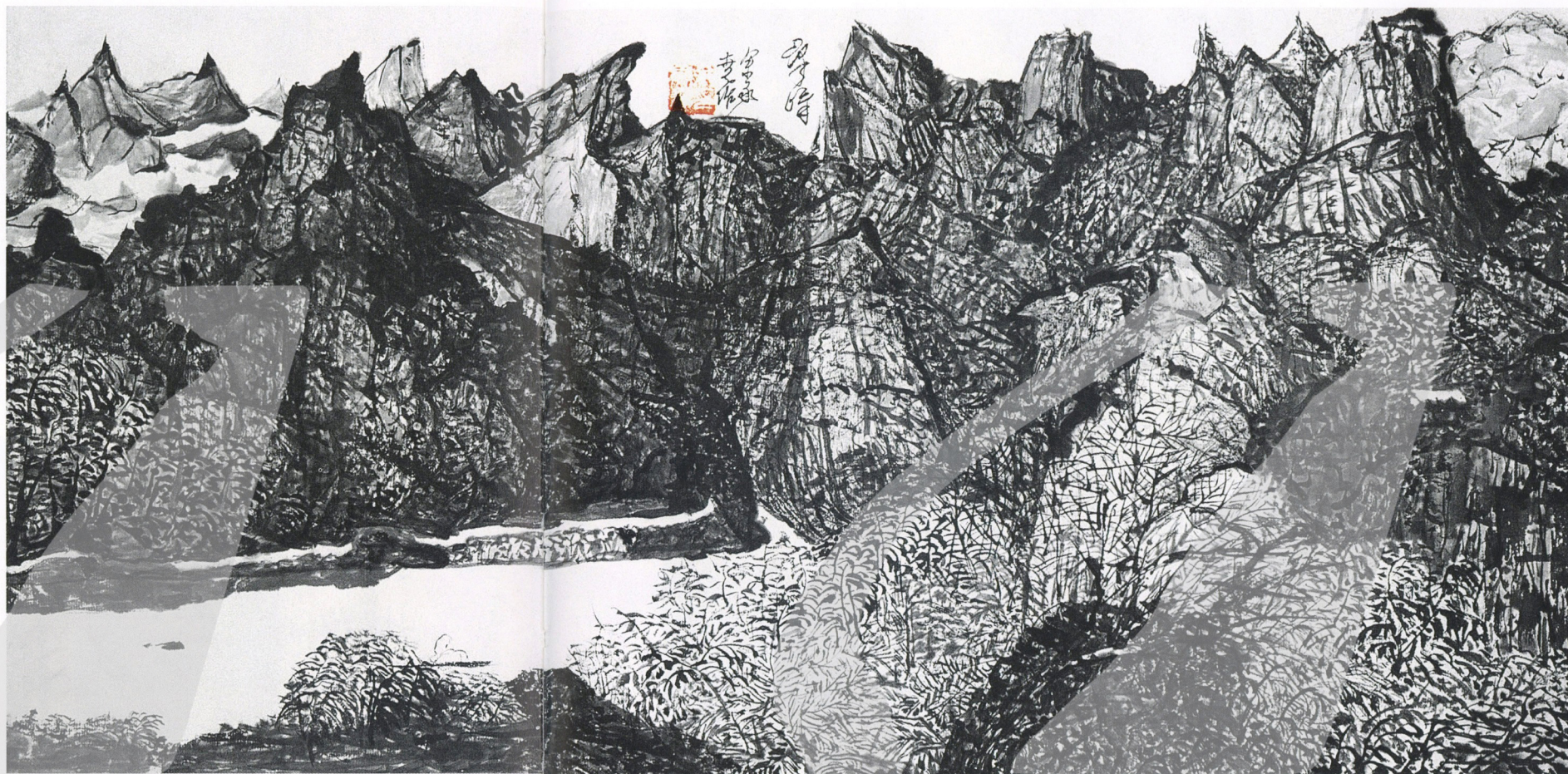


5-3 一生簡樸的余承堯為了此次個展，四十年來首次添置新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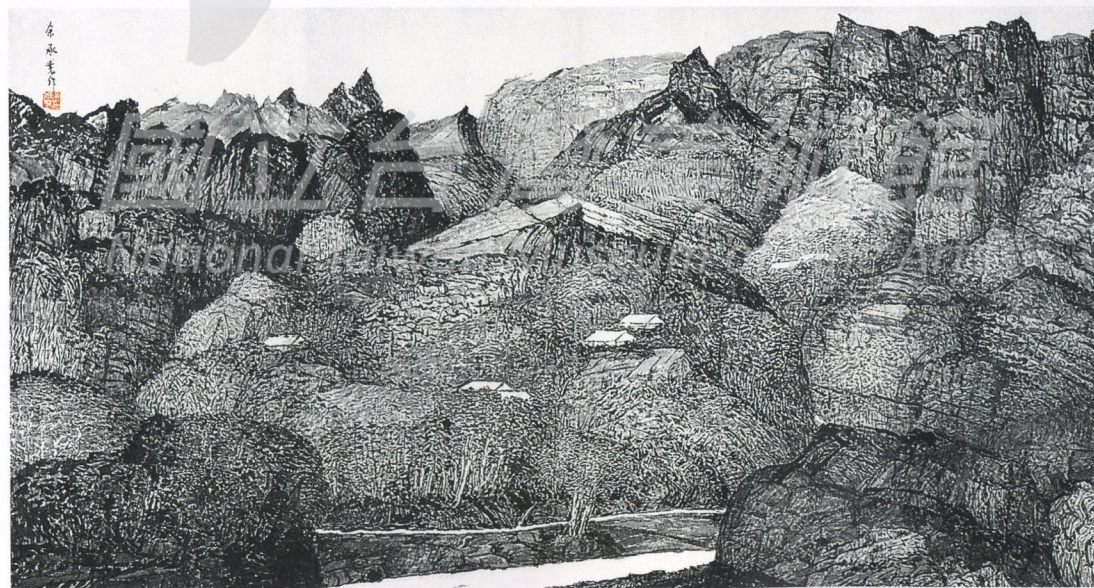
● 余承堯在九十歲的高齡在畫壇大放異彩，他的精神面貌突然變得清晰而高大，但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余承堯畫作漸漸減少，到一九八八年左右，他就幾乎完全不作畫了。也就是說，當他的藝術被普遍接受的時候，余承堯就讓創作生命悄悄的淡出、結束。

● 有一個說法是：因為他年事已高，所以畫不動了。不過從他離開台灣去廈門定居的最後一個晚上，還為贈畫給吳子丹而畫到半夜十一點鐘看來，年邁和體力的減退並不是主要的問題。余承堯開始畫畫的時候，完全是為自己畫；不畫的時候也是一樣，完全為自己而不畫。至於是因為畫作進入市場、變成有行有價，因而不屑為之呢？還是心裡難免俗情呢？我想只有余承堯自己知道。不過余承堯在急流中瀟灑退出，退得漂亮。他最晚期的水墨作品十分舒淡、彩墨作品則直觀如返老還童，依然很可觀，但他自己知道畫中的企圖、氣勢已不如從



5-4 余承堯 群峰 水墨 69x33公分  
與下方七〇年代的作品比較，  
晚年的余承堯  
已自長時間反覆堆疊的筆觸中解放，  
以較為鬆散的墨點、線條，  
一次完成，少有修改。

前了，就斷然停筆不畫了。俗話說：「自古英雄與美人，不許人間見白頭」，余承堯八六年以前的作品給人強健壯闊的感覺，自始至終，沒有一點點美人遲暮的遺憾。



5-5 余承堯七〇年代的作品「群峰」 水墨 69x33公分





5-6 余承堯 赤峰爭翠 46x34公分



5-7 余承堯 青嶂 水墨設色 40.5x72公分  
余承堯晚期用色鮮亮大膽



5-8 余承堯 藍之谷 設色山水 34.5x45.5公分





5-9 余承堯 賢文學畫第一章

一九九〇年六月，來台後甚少出遊的余承堯在李賢文的陪伴下，首次遊中部橫貫公路三天。一路上余承堯在李賢文的請益下，曾就如何看山、如何構圖、如何將山川趣味融於畫中、如何取舍山景等問題提出看法，並當場就山景提筆示範、解說。當日回到下榻旅館再畫下這幅示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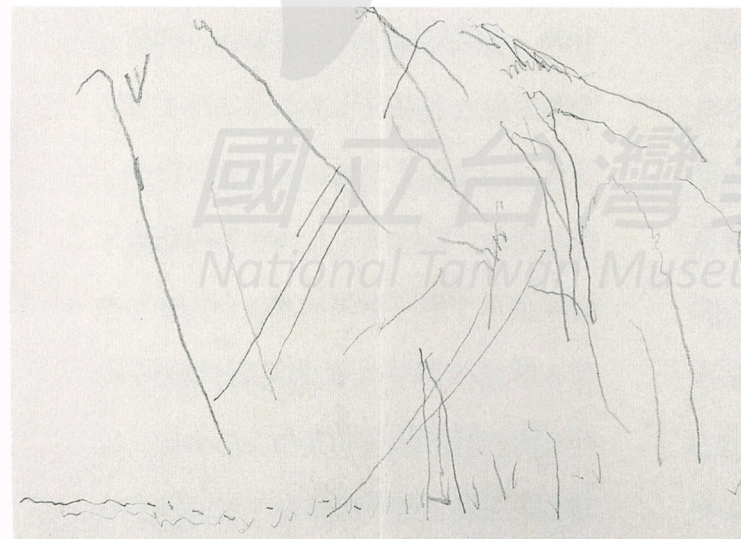


5-10 余承堯中橫速寫

余承堯中橫之旅畫語錄：

- 看山形需看局部也看整體，再細細地觀察樹、石與險要等。
- 看山需要多次觀察，邊看邊理解。
- 層層的山脈需要詳細觀看，看不清時，停車再看。
- 經常欣賞研究詩詞者，看山的層次就較能深入。
- 山大多是尖頂，可用點添在山尖尾。

(李賢文日記擇抄)



5-11 余承堯中橫速寫



5-12 余承堯筆墨示範手稿



- ◆ 余承堯應邀參加「現代中國山水畫」聯展，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和紐約展出。
- ◆ Free China Review與《當代》雜誌詳介余承堯畫作。
- ◆ 雄獅畫廊舉辦余承堯個展，並出版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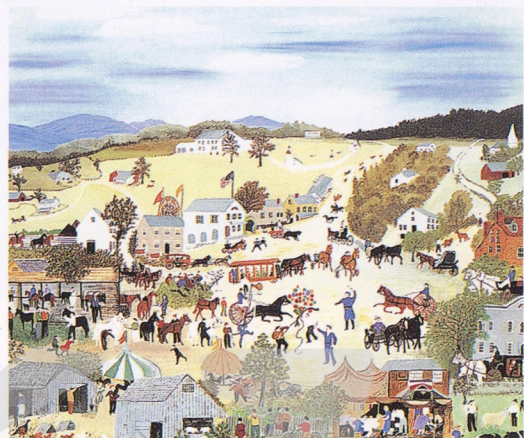
● 余承堯的一生，從入學、從軍、退伍從商，到離開商場變成一個隱士畫家，其中的轉折固然充滿傳奇，但這些轉折都屬個人的選擇。一九八六年以後，余承堯的藝術進入社會、變成文化資產，儘管那些作品大部份是在過去三十年已經完成，甚至有一部份作品被公開展出過，但它的涵義已經隨著外界的反應，而產生了完全不同內容。那些反應一方面讓余承堯的藝術創作、人格特質得以突顯出來，另一方面也勾勒出整個文化背景的轉變。董思白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以上的各種傳奇實在又算不得什麼。真正的余承堯傳奇倒在於他的藝術直到八十八歲的高齡卻突然得到國內畫壇的推崇。在那之前，余承堯在台灣是被畫展摒於門外的棄卒；在那之後，他卻是各大美術館、畫廊畫展中不可或缺的明星。」

● 余承堯之所以成為畫壇外的棄卒，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就外界對他的評論來

說，王季遷曾經在一九八七年寫過一篇短評，文章中提到余承堯作畫的動機、天真的旨趣，與美國的摩西祖母(Grandma Moses)有相似之處。李鑄晉的文章〈遲開的花朵〉也指出：「這樣的開端，在中國傳統裡是很少見的。既使在歐美的傳統中，也是相當稀罕的。我常將余承堯來與美國的一位女畫家，綽號摩西祖母相比。」但是過了幾年以後，余承堯的詩文、處世的風格逐漸被發掘出來以後，這兩位余承堯生前的知己，在看法上都有了改變。李鑄晉說：「這種比較其實並不切合實際。摩西祖母一直到自己當祖母之後才開使作畫，一生從不曾有過這方面的訓練。她的作品呈露她個人天真無邪的風格，被歸屬為「現代原始主義」。至於余承堯，我後來瞭解，原來他曾經受過教育，是一個中國傳統文人。」

● 王季遷和李鑄晉兩個人，可以說是余承堯生前難得的知音了，對余承堯的創

作都難免有「並不切合實際」的「素人」看法，那麼更不用說當時普遍保守的畫壇了。在西方的概念裡，素人藝術包含了原始藝術、宗教藝術、業餘(非專業)藝術和老年藝術等範疇。中國傳統文人畫家當中，有許多特質和西方的「素人」是非接近的，他們往往是官吏、文學家、和尚、收藏家的後代，或是身無一技之長的富家子弟，並且有相當多的畫家是從書法和作詩入手，在畫壇突然出現時，已經躋身高手之林了。至於開始創作的年紀也有很大的差異，揚州八怪之首的金農遲至五十九歲才作畫，徐渭也是大半生都在官場中載浮載沉，晚年才投入大量心血去創作，但這些因素都不足以妨礙他們成為大畫家，甚至從某個層面上來看，他們遊歷多了，見多識廣，眼界和氣度自然與年輕時候有所不同，因此老來作畫，反而能立刻顯現出自己的風格，而不像一般的畫家，從年輕時候轉益多師，隨著年歲的增長，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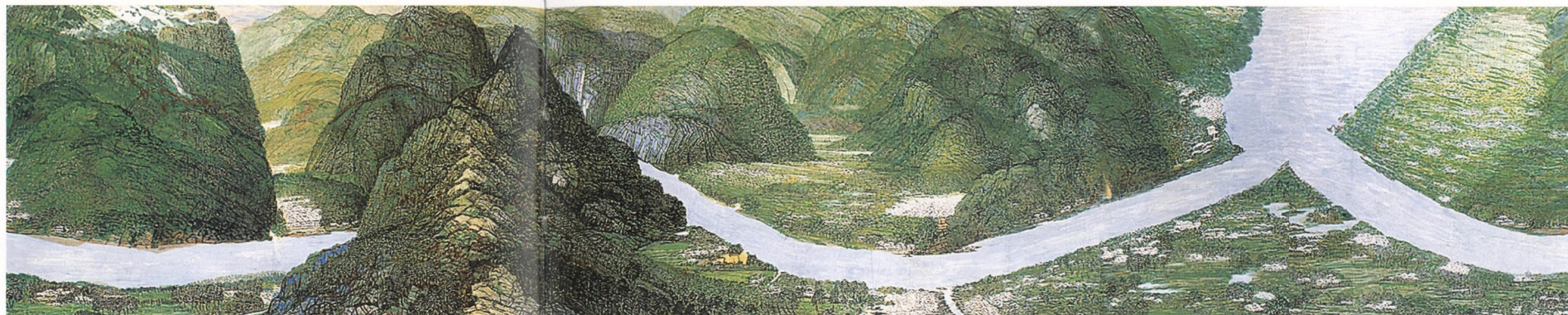
5-13 摩西祖母 藍衣的小男孩 1947年 51x58公分

逐漸去所不欲，留下顯現自己個性的畫風，金農的繪畫和漆書可說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用西方的「素人」概念來衡量或比對中國畫家，難免掛一漏萬。特別對一個像余承堯這樣把文化的厚度隱而不顯的畫家而言，又特別是對一個強調人文、品格、依仁遊藝的民族而言，繪畫就像百花釀蜜，很難以學院、師承、年紀或動機來將畫家類型化。甚至以廣義的角度來看，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畫家，有大半是具備了「素」的特質，他們的動機是自娛的、非功利的，他們當中鮮少有人以專業畫家的身分自居，他們的繪畫所寄，往往是人生的信仰或哲學，而非繪畫本身的完備。



## 時代的意義

● 很多人面對余承堯的作品時固然有所感觸，但總會一言以蔽之，說他的畫「沒有筆墨」，他們所指的是：余承堯沒有黃公望、倪雲林或文徵明式的筆墨，於是就理所當然被摒棄在許多畫展之外，同時也被時代遺忘了幾十年。但自從一九八六年以後，余承堯的名字帶給畫壇一連串的回響。一九八七年，他的「長江萬里圖」在台北首展的時候，賞畫者所感到的驚訝，恐怕比觀看張大千優雅的「長江萬里圖」更大；至於「山水四連屏」帶給觀者的震撼，也是大千先生巨作「廬山圖」所難比擬的。在這裡並非比較張大千和余承堯的藝術成就，而是張大千本來就是一位大師級的畫家，他所用心經營的代表作，乃至他所用心經營的方法，看畫的人都比較熟悉，對他的驚嘆佩服是可以預期的；但是當人們面對一個像余承堯這樣與世隔絕的大畫家時，只會顯得措手不及、失



5-14 余承堯 長江萬里圖 (局部)



5-15 張大千 長江萬里圖 (局部)

去了形容與讚美的根據。

● 而此時余承堯已經九十高齡了，他靜靜的面對一切轉變，不憂不喜，董思白和藝評人江衍疇都不約而同的形容余承堯「不動如山」、像一座無語的大山。即使他在一九八九年回到永春老家，與睽違四十年的妻子鄭智女士見面，他也不像其他返鄉的老兵一樣涕淚交零，而只是默默的與妻子並坐著；他的義女陳美娥形容說：好像四十年來他們就那樣

靜靜的坐在一起，未曾須臾相離。

●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間，除了港台總共舉辦五次大型的余承堯個人展覽之外，雄獅美術出版的《余承堯的世界》、漢雅軒出版的《The Art Of Yu ChengYao》與《千巖競秀》等專書也先後刊行。其中《The Art Of Yu ChengYao》由研究中國美術史的英國學者蘇立文 (Michael Sullivan) 主編，《千巖競秀》則由台大藝術史研究

所所長石守謙主編，這兩本專書的問世，無疑確立了余承堯在近代中國美術史上的特殊地位。此外，著名的學者如李鑄晉、何懷碩、董思白、徐小虎、李渝等人的評介與推薦，以及漢雅軒和《雄獅月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記錄並且呈現余承堯的生活面貌與人格特質，他們在所謂「余承堯傳奇」的背後，都扮演著關鍵而富有創造性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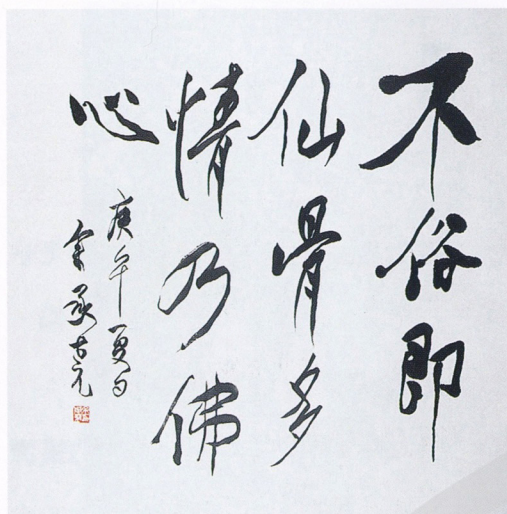


●余承堯成為著名的畫家，但卻很少談論他自己的繪畫。他在《千巖競秀》畫冊當中所寫的〈繪畫自述〉，是他生前所留下最珍貴的、最有體系的畫論文章。這篇文章雖然文長不足兩千字，卻重點式的呈現出余承堯的獨特的美學觀念和繪畫過程。

●首先我們發現余承堯對於繪畫的理解，不是來自師承，也不從閱讀畫論、臨摹古人的畫作入手，而是來自文學的啟迪，他寫道：「唐白居易說得好，文章為時而著、詩歌為事而作……凡是寫作或歌吟，都不能離開時代……我想文章與詩歌的寫作，既是如此，繪畫也應該如此。」這是他的繪畫講究時代感和個性的理論基礎。在繪畫的方法上，他說：「有人笑我，既無師承，又無粉本，何以作畫？正在躊躇之際，想起了杜少陵（杜甫）題畫詩，說什麼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用相促迫，心裡上覺得放鬆了許多。」就在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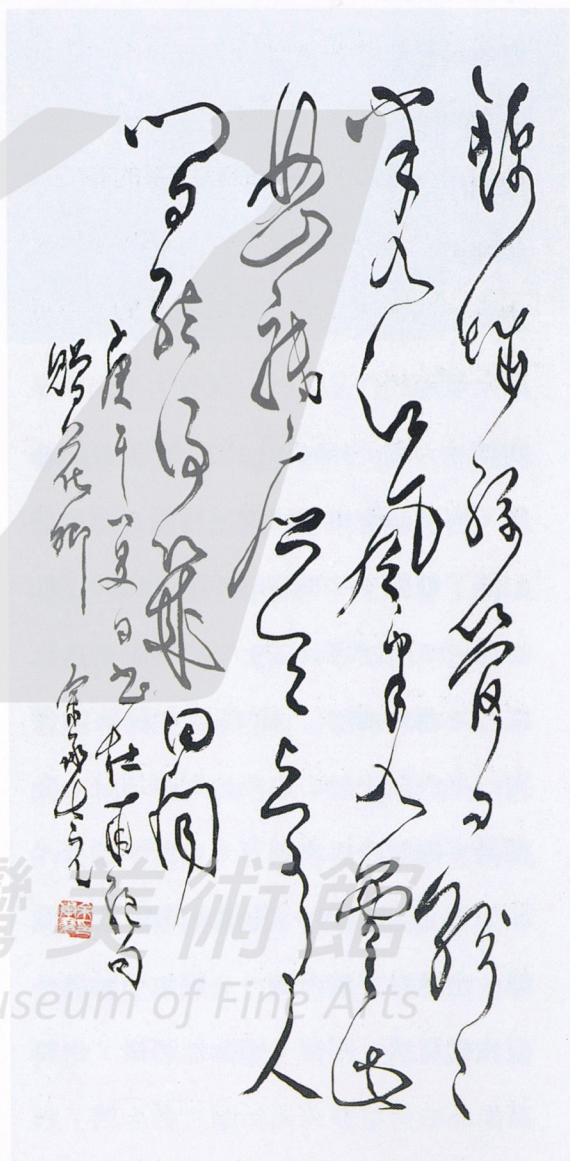
種從容不迫的心情下，余承堯開始回憶他走過的大山大水，試著把印象中的山水景緻畫下來，進度雖然緩慢，但是幾年以後，「落筆縱橫，重疊濃淡，一時雖覺雜亂無章，作之久、習之熟，持而不捨，必有如暗室中，忽放光明，條理遂出，層次分明」，他結構繁複、層次儼然的山水畫就一張張被畫出來了。

●因為時代的演變、記錄工具的發達，當代著名的畫家往往留下大量的畫語錄、採訪稿、甚至留下許多作畫時的記錄影片，供後人有所依據的去研究研討，但余承堯對繪畫觀點的闡述卻往往寥寥數語，不作長篇大論，因此這一篇〈繪畫自述〉更顯得格外珍貴。許多人以為不作長篇大論就意味著觀念簡單，但事實上在中國漫長的繪畫史上，有很多畫家是連一張畫也沒留下、卻憑著幾句話而留名千古的。魏晉南北朝的畫家宗炳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宗炳一生喜歡遊山玩水，琴書俱佳，曾經在衡山



5-16 余承堯書「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隱居，等到年老的時候回到湖北江陵，於是開始畫畫，他在〈畫山水序〉的短文中說：「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他的「澄懷觀道」和「臥遊」的觀念，便成為一千五百年以來山水畫家的圭臬。余承堯在〈繪畫自述〉中寫道：「追念前塵，萍蹤已渺，然微吟草稿，尚在手邊，展而視之，有如對坐，始知遊觀之詠，均有畫意存在。」這段話從回憶、想像到詩詠圖畫，和宗炳的觀念不期然的遙相呼應，我們從美術史的漫長脈絡中去尋找，就會發現余承堯和歷代大畫家有著微妙的關連，同時也才能看到中國傳統繪畫具有開創性、包容性的豐富內容。



5-17 余承堯書杜甫絕句「贈花卿」  
錦成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余承堯常以書法寫下自己喜歡的唐詩。名家的詩中，他最喜歡李白與杜甫，他曾說：「李白的七絕堪稱唐朝第一，杜甫則以七律取勝。」



## 最後的日子

●余承堯名噪一時之後，他的作品才被公立的美術館典藏，收藏家也開始購藏他的作品。在此之前，收藏余承堯的作品的人，大多止於那些專程來拜訪他的畫家和寫評論的人，他們除了是因為喜歡余承堯的作品之外，還有大半因素是同情余承堯的清貧，出於幫助他的心態。何懷碩說得很可愛，他說：「那些記錄了他數十年孤寂的生涯、寄託了他心靈的幻想與嚮往的大量畫作，為灰塵、水漬所缺損，更有蟲食鼠齧的侵害。主人似乎無心也無力保護這些心血結晶。他說多年來偶有人來要了些去，或以幾百元買去，更有人來騙取、偷竊，余承堯全無所謂，一點也不動氣。但我們這些「同行」卻為他可惜，也為其作品的奇特與美所折服，各人選了幾幅作品，湊集幾萬元送給余老。當時是為了「好心」，為了補助他的生活費用，也對他表示敬意與關心，但是後來

顯示了施『恩惠』的不是我們，卻是余老——現在他的作品，那怕是一小幅，也何止要幾萬元？」

●何懷碩寫這篇文章時，余承堯的畫價的確不可同日而語了。關於余承堯的畫價，在藝術市場上最轟動的記錄是：一九九二年台北蘇富比的拍賣會上，他的「山水四連屏」以六百八十二萬元台幣被買走；原本這件作品的估價是三百二十萬至四百八十萬之間，但因為出價的收藏家都是財力雄厚、而且富有收藏經驗的買者，知道這件作品的珍貴，競標的結果使落槌價超出預估底價的一倍，令藝術市場一片嘩然。

●世間的榮耀似乎未曾讓余承堯掛心，他早在一九九一年初離開居住了四十餘年的台北，返回廈門，購屋定居下來。對於一個九十三歲的老人而言，他靜待著天年消盡、落葉歸根。在此之前，余承堯曾經一九八九年返回廈門住了幾個月，並且回到永春去掃墓祭祖，族人們



5-18 余承堯坐在一旁聆聽「漢唐樂府」的南管演奏

視他為榮耀故里的大將軍、大畫家，他們用滑竿做成轎子，抬著余承堯曾經赤腳走過的田埂，來到阪內厝的舊家前面，那房子的模樣比起四十年前分開的時候，是更加陳舊了一點，然而家門口那條潺潺的小溪，對門遠處的石齒山、聳立在屋子後面的鐵甲山，竟然還是像夢裡的一樣沒有改變。余承堯靜靜的坐在西廂前的廣場上，想著他出生的地方、他的母親，以及這如露如電的九十年人生旅途。

●在台灣的最後幾年，余承堯因為多年來推廣和研究南管，蔚然有成，在一九八七年年底，獲得教育部頒發的「民族

藝術薪傳獎」；臨去廈門之前，他同時在雄獅畫廊和漢雅軒舉辦書法義賣，為「漢唐樂府南管梨園戲研究學會」的成立而籌措經費。這兩件事都與南管古樂有關，也是余承堯真正積極參與、在意的事業。陳美娥在〈世紀畫傑余承堯〉的文章中寫道：「書畫涵養了余老清高的人格，繪畫造就了余老崇高的聲望，然而他從不以此自喜自傲，名利於他若浮雲，本非其所欲之求，因此身外褒貶、得失等凡塵俗慮，皆不在乎心田；唯有南管古樂之興衰與否，是余老刻骨銘心及至生命臨終，仍然牽掛不已的思念。」這番話是客觀而中肯的。



●余承堯回到廈門以後，在美仁新村靈芝樓買了一間公寓住下，當時他的大兒子余伯翔已經在上海過世，因此大媳婦袁均銘從上海搬到廈門，與余承堯同住，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另外，余的次子余伯鴻任職常州市駐廈門的商務代表，得以經常和他的夫人陪侍在余承堯的身邊，所以余承堯的晚年可謂兒孫繞膝，享受到了天倫之樂。除了靈芝樓以外，余承堯還在永春縣城裡買了一棟獨門獨院的樓房，這間樓房的後院緊臨著小溪，看出去還有青翠的竹抱，距離三女余綺文位於永春醫院的宿舍不遠，他的妻子鄭智女士就在這裡養老，主臥室裡，依然還放著七十年前結婚的時候，用三百塊大銀買來的紅眠床。

●余承堯在永春買下風光宜人的房子，但他還是堅持留在廈門，為的是方便台灣的朋友來訪。從余承堯最後三年的生活方式看來，他的確還保有許多交誼活動，除了大陸的媒體、畫家和學者，如

廈門大學教授洪惠鎮、北京的藝術史學者郎紹君之外，余的義女陳美娥、舊識李賢文和幾個藝文記者，都曾經到過廈門探望他。如果余承堯住在永春的話，那麼所有前來拜訪的人至少要多花一天的車程，才能往返廈門與永春。

●據袁均銘說，余承堯的晚年仍然是十分忙碌的，遠道而來求字或採訪的人，絡繹於途。子女們勸余老多作休息，應該避門謝客的時候，不要強打精神，但他總是溫厚的說：「人家不遠千里都來了，我不過是寫幾個字、說說話而已，怎麼能讓人失望呢？」然而等客人離去以後，余承堯總是要在椅子上靜坐兩、三個鐘頭才能恢復過來。

●余承堯的身體狀況一直很好，除了老年人常有的失禁情形之外，別無病痛。他的神智也一直保持著清明，平時無事的時候，總是看他垂目養神，手指在椅子的扶手處游移點畫，像在寫字或背書一般。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余承堯不慎



5-19 余承堯四十多年來首次和二女（右）、三女（左）團聚  
一九八七年余承堯藉香港辦展，首次搭機出國。藉此機會，余承堯得以一圓和久違妻女見面的心願。



5-20 余承堯於九十一歲時首次返鄉踏上故里



5-21 余承堯定居廈門後，時有友人自外地或台灣來訪。

摔了一跤，有輕微的血管栓塞。當醫生來替他診療時，還嘖嘖稱奇余承堯九十四歲高齡了，竟然腸胃、心肺和肝臟的功能都還正常。翌年三月底，余承堯開始陷入昏睡狀態，四月四日凌晨於睡夢中安然逝去，享年九十五。

●余承堯的一生，讓我們看到一個超拔的精神生命，寄寓在一個有限的肉體中，在漫長的九十五個年頭裡，去完成他豐富的生命之旅；如今他的肉體已經隨著草木同化了，但是他所遺留下來的

文化資產還依然令人追慕、景仰，他的詩畫成就還留與後人說，這是一個多麼曼妙而莊嚴的生命之旅啊！

●凡是有與余承堯交接過的人，無不對他脫俗自適的處世態度感到敬佩；而閱讀他一生所著的詩詞和簡短的畫論時，更經常讓人忘記他軍人出身的背景。他是一個徹底的文人，是一個修養好得近乎真人、完人的人，更是一個真誠而深刻的藝術家，如此的結語希望沒有過譽。



「繪畫要為真而寫，纔能得其真髓。……

唯有真，纔能徹底瞭解，

纔能表達極高智慧、靈感，

有清清楚楚地描繪，結結實實地創造，

不株守故有常規，技法自然，領略自然，具備形象，擴大觀念領域，

如此便不為過去成物所束縛、拘牽，章法圍限，

自自由由地，意之所向，構想、造型皆可隨心所欲，

而成就尺幅千里之圖畫。」

——余承堯〈繪畫自述〉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